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UFO 奇遇



本书编委会编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UFO 奇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编

藏书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UFO 奇遇/《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民主
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U...

II. 中...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87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78千字 印数: 0001—3000

(每套50本) 总定价: 380.00元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葛 兰
编 委：左 骏 肖艾林 刘叶青
梁 叠 叶文殊 乔晓艳
邵建涛 丁德华 陈凌智

学会交流（往丛事站以译长中）

好湖出野食已主月

前言

19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 20 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70 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80 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目 录

紧急着陆	(美) 拉·威廉斯/曾丽明 (1)
香菜	(苏) 弗·佩斯杰列夫 (6)
飞碟遇难记	梯姆·斯道特/陈军 (21)
魔鬼三角与 UFO	(西) 柯·加兰/李德恩 (37)

杂志。民航局的人看到我——我说的是杂志，而不是主任的椅子——就皱眉头。不过我们多数人值班时都看书，特别是值半夜班的，因为在一个中转机场，从半夜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之间，除了每小时报告一次天气以外，通常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看书几乎成了防止打瞌睡的唯一办法，但偶尔也有发生情况的，这就是他们要在这些机场保持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原因。

那天晚上，大概是一点二十分左右，开始出现情况。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伯克抬起头来看钟。记录天气的时间到了，于是他就放下杂志，走到外面去看温度计。记录天气的工作是枯燥的，因为整个晚上的情况都是“升限和能见度无限”，天气预报顽固地认为情况不会有什么变化。正当他转动温度计的曲轴，仰望天空寻找出现云层的迹象时，他看到一架飞机飞来了。他起初看到的，只是一个光点从天空慢慢地向机

紧急着陆

这件事情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当时伯克的头脑完全清醒。倒不是他有喝醉酒来值班的习惯，而是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清醒的人身上不合情理。那天我值夜班，半夜他来接替我的时候，他的情况完全正常。

我离开值班室时，他坐在主任的椅子上看一本侦探小说杂志。民航局的人看到它——我说的是杂志，而不是主任的椅子——就蹙眉头，不过我们多数人值班时都看书，特别是值半夜班的，因为在一个中转机场，从半夜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之间，除了每小时报告一次天气以外，通常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看书几乎成了防止打瞌睡的唯一办法。但偶尔也有发生情况的，这就是他们要在这些机场保持二十四小时值班的原因。

那天晚上，大概是一点二十分左右，开始出现情况。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伯克抬起头来看钟。记录天气的时间到了，于是他就放下杂志，走到外面去看温度计。记录天气的工作是枯燥的，因为整个晚上的情况都是“升限和能见度无限”，天气预报顽固地认为情况不会有什么变化。正当他转动温度计的曲轴，仰望天空寻找出现云层的迹象时，他看到一架飞机飞来了。

他说，他起初看到的，只是一个光点从天空慢慢地向机

场滑下来。这架飞机最先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他根本听不到发动机声，它离西界线不到半英里了还是听不到声音。它似乎是滑翔下来的。在除了界线灯和灯塔以外，没有其它东西指引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极其愚蠢的。再说，天气这样好，天黑之后还会有飞机在这里着陆，也是很奇怪的事。因为没有任何一架飞机是以我们的机场为基地的，飞机在我们机场着陆是极其罕见的事。伯克对此疑惑不解，但是后来他想起自己必须按时报告天气，于是他就跑进屋子里去，发了电报。

等到他再次走到窗口去看时，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在着陆。在灯塔的闪光下，他看得更清楚了。如果它是一架飞机，可跟他看到或听说过的都不一样。看样子，它更象一艘飞艇——可又不象飞艇。这话听起来有点蠢，但是伯克说，如果你能想象出飞行潜艇是个什么样子，那艘飞船的样子就象它。他是应该知道的，因为他以前当过海军。他说，这使他想起新兵教官爱说的一个笑话：如果你在站岗的时候，看见一艘战列舰驶过练兵场怎么办？飞船的一侧甚至还写着又黑又大的“美国海军 1156 号”字样。

仍旧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可是它的尾部附近有一种淡蓝色的排出气体，而且飞船显然是有人操纵的。飞船离哨房大约只有三十码时，排气停止了。它用两个和船身一样宽的滑橇轻轻着地。它象一根羽毛飘下来，但是当重量落到那两个滑橇上时，滑橇在不平的跑道上足足陷下去三英寸深。伯克开始怀疑它是海军的秘密发明，同温层飞机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他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打电话向主任报告。他决定不打，因为三更半夜把主任吵醒，让他开六英里车从家里赶到机场来，他是要发脾气的。伯克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在日志

上记下：海军 1156 号于 1 时 41 分着陆，然后他走出去，到飞船旁边等候里面的人出来。他走近飞船，想看个究竟。他在滑梯的支架上狠狠踢了一脚，支架很结实，他差点把脚趾踢坏了。

船头的样子象控制室，上半部有一个玻璃舱。伯克透过玻璃，看见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飞行帽的人在摆弄着仪器。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个人，直到他脑后传来说话的声音，他才注意到他身后的门开了。

“嗨，”那声音说，“这是什么地方？”

伯克转身，抬头望着飞船边上一扇打开的门，又看到一个身穿同样蓝色工作服、头戴飞行帽的人。这个人腰里束着网状手枪皮带，手枪套里有一支样子很滑稽的手枪。他佩戴中尉肩章，伯克情不自禁地迅速向他走过去。

“这地方叫帕克，先生，”他回答道，“是南达科他的帕克。”

中尉掉过头去，把这一消息转告飞船里的另一个人。然后他回过头来和伯克对视着。当伯克正要鼓起勇气问个究竟时，另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坐在控制室里的那个人。

伯克看出他是指挥员。他也好奇地盯着伯克。

“这里能搞到水吗？”他问道。

“当然能，”伯克指了指水泵。哨房的门开着，灯光照射出来，可以看见水泵。“就在那里。”

中尉疑惑地膘了一眼水泵。“我们要从那里打水，大约得花一星期时间。”他说。

指挥员跳了起来。“一星期？我的天啊！咱们还有任务要完成呢。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一个星期。明天早晨我们就必须起飞。”

“是的，先生，这我知道，可是我们需要大量的水。”

“大约需要多少？”

中尉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香烟，若有所思地点燃起来。“我们的水几乎全用光了。我们能带多少就需要多少。至少二万五千加仑。”

指挥员转问伯克。“你看怎么样？”他问道，“这里能搞到那么多水吗？”

伯克的脑子在想象，一个五百加仑的储水罐有多大，然后再扩大五十倍。这水量可真大。他的看法和中尉一致；如果急着要走，从哨房边的水井里打水是不行的。

“有一条河，”伯克说，“可是夜里要找到它不太容易。”

“这没关系。我们通过观察孔可以找到。河在哪个方向？”

“在南面，”伯克对他说，“离这里大约五英里。”

“谢谢。”

他们用锐利的目光瞅了一会儿，好象是被他的外貌吸引住了，他也开始意识到，这些人似乎有点洋味儿——说不清楚是什么，只是他们讲话的方式有点异样。这使他有点不安起来。后来，指挥员转过身对中尉说话，他才感到如释重负。

“咱们起飞吧，”指挥员说。

两位官员爬进飞船。一船员把门关上。伯克突然想起还有问题要问。

“嗨，等一等。”他喊道。

门打开一英尺，船员探出头来。“站开一点，”他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开始起飞时，你还站在机场上，你会被我们带走的。”

伯克还来不及开口说话，船员的脑袋已经缩进去了，门

又关上了。伯克小心地退回哨房的走廊里。

不一会儿，飞船起飞了，轻轻地排出气体。飞船尾部旋转，向南飞去，伯克注视着，直到蓝色的闪光消失在星空之中。他走进哨房，若有所思地望着日志。飞船在中转机场着陆无章可循，民航局不喜欢外国飞机使用它的设备。

最后，他作出决定，在打字机旁坐下来。

他在日志上写道：“1时52分，海军1156号起飞。”

香 菜

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消除客人的苦闷。此种方子的确不错……这一次也是如此。客人们都走了，我容易激动的妻子走上阳台，凝神注视着布满繁星的黑色夜空。

我的故乡第比利斯城，早就预感到秋天的来临。大院的清扫工人挥着铁扫帚，将第一批落叶扫成若干堆，然后点火烧着。浓烟与河雾混在一起。沿着大街飘散，不时窜起来的火舌的光亮照向远方……

我刚刚躺下，妻子就惊慌地叫了起来。我只好起来，嘴里不满意地唠叨着，两只脚伸进了拖鞋。

妻子小声地说：“一个发亮的东西落到山后去了。”不知是由于害怕，还是由于夜间的潮湿之故，她蜷缩成一团。

我抓住她的一只手，说：“别这样激动，躺下睡觉吧，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早晨，妻子开始打扫房间。为了不妨碍她，我拿上了提兜，出门向菜市场走去。在一大排青菜摊旁，爱叫喊的女人们争先夸耀自己的东西，招引买主。我回头一望，见一个老头儿在那里，一声不响，没有引起买主的注意。他面前摆的香菜，在热天的早晨显得格外鲜嫩。

老头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

他耸一耸肩膀，答道：“如果你想要，就白拿去！”

“老爷爷，您听我说，请不要开玩笑……”

“什么开玩笑！你知道……”他说着，突然向菜摊弯下身去，继续说：“作买卖、青菜、赚钱，对我来说，一点意思也没有。真热呀，想喝点啤酒……”

“老爷爷，我不能白拿呀……这样吧，我拿三把香菜，当然不付钱。我们一起到酒馆去，喝杯啤酒，我请客。”

老头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喊了起来：“亲爱的，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你在格鲁吉亚住很久了。你付钱，我付钱，这没关系。”他转身向站在旁边的女人说：“闺女，帮助照看一下这个好人的东西。”

他拿起我的提兜，塞到摊子下面。

我们走到菜市场的下层，挤进嘈杂的酒馆，找了个位置坐下，每人要了两杯啤酒。我们把鼻子痛快地浸在凉爽的泡沫里。两个谁都没说话，喝完了第一杯。老头子端起第二杯，喝了一大口，忽然抬起头，望着我。

老头子生气地说：“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我看见的东西，但是他们都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都在笑我……孙子在笑我，邻居在笑我，但我怎么也不能明白。受这种气，简直就不能活！”

他神经质地敲了敲自己的白头。

我真忍不住了，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唉，说起来话长了……”

于是，他真的给我讲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故事。

……那是一个寻常的秋天的傍晚。黑暗尚未降临，但鸡已进窝了，可狗还在闲游，惊慌地抖着锁链。

在村西的小河后面，突然一声爆炸，接着隆隆声传向静

静的街道。鸡在窝中惊叫飞起，狗也跳出来狂吠。人们从屋子里跑出来。

老凯库吉的孙子约托慌忙跑进院子。这孩子由于惊恐和兴奋睁大了眼睛。他好半天喘不过气来，挥着双手，老是眨巴着眼睛。

他好不容易才说出：“那里，河那边……那里，河那边，落下一艘宇宙飞船！”

“什么？”

“飞船，我说，是一艘真宇宙飞船，里面发光，象银子一样闪亮……”

“唉呀，你不小了，脑袋里怎么胡想，别瞎说了！”

孩子感到很委屈。

“爷爷！你听，我说真的。飞船就在那里，里面发着光……”

“唉——唉——唉呀，鬼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凯库吉心里不耐烦了。

人们向河边跑去。区段民警萨利巴什维里边走边扣上直领制服的纽子，嘴里还在喊着什么。四面八方传来人们的叫嚷：

“谁，什么飞船？”

“突然从宇宙中来？”

“别胡说……”

“假如爆炸怎么办？”

“那就不用斧头、杈子、木棍武装起来，防一下……”

“你怎么，糊涂了！快去跟老奶奶说，让她看好五只老母鸡，别跑了。”

“滚你的！”

“唉呀！”

……飞船好似一颗大针，直挺挺地竖在那里。底座周围的土地烧焦了。

人们停在那里，呆若木鸡。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夜风卷起的小沙粒打着飞船的金属船身的沙沙响声。

“应当把加拉柯季奥恩叫来。”人群中有一个胆怯的声音。

“他在给纪维克修皮鞋。”

“唉呀呀，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不能停一停？”

伶俐的约托跑向村头。

老加拉柯季奥恩正在给孙子修理皮鞋。身边整齐地放着简单的修鞋工具。他正了正鼻子上的金属小边眼镜，把皮鞋放到一边，往一根结实的捻好的细绳上打松香。正在这时，约托跑进了院子。

“加拉柯季奥恩老爷爷！”约托上气不接下气地叫起来。
“宇宙飞船哪！落在河那边，它底下的土地都烧焦了。”

加拉柯季奥恩手里拿着细绳，斜眼瞟了一下约托。

“等等，孩子！你进了别人的房子，怎么也不打招呼？”

“您好，加拉柯季奥恩老爷爷！”约托说着，尽量装出严肃的样子。然后他讷讷起来，又重新絮絮不休地说：“飞船，您知道吗？是宇宙飞船，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在那里哪！”但他还是没有说动老加拉柯季奥恩。

老头子喘了口气，说：“等一等，孩子！为什么这样急啊？飞来了宇宙飞船，这很好；烧焦了下面的土地，这很不好！是从宇宙中来的吗？需要检查一下。人们都到那里去了，怎么可能呢？我就没去……放下手边的事情不干，跑到那里去做

什么？你相信我说的，好奇不能增加人们的美德。这是个很大的毛病！”

约托听着加拉柯季奥恩的不慌不忙的独白，有些难受，但没有打断他。

约托最后忍不住了，说：“老爷爷，这是飞船啊，第一次！可能是从宇宙中……”

“生活中什么事情都可能有。”加拉柯季奥恩一边慢悠悠地说着，一边把沾湿的一根线穿进鞋针。“当然，这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兴趣……我太老了，不能豁出命来往河那边跑啊！”

但是，如果飞船里有什么人呢，那你就把他领到我这里来。我老加拉柯季奥恩总是一见客人就高兴……”

约托没有办法，只好离开老头子。他跑近河边，看到宇宙飞船中走出了一些人。从外表上看，他们和周围的人没有多大区别，在夜光下很难看得更清楚。走到离村民十步左右的时候，这些外来人停下了。站在前头的那个人举起了一只手。

他说：“我们是从你们不知道的有三重引力的三阳系飞来的，我们见到你们由衷地高兴，因为我们的保护系统没有遇到仇敌之神。”

“他说什么？”人们开始交头接耳。

区段民警萨利巴什维里走上前去。他整了整制服，先咳嗽了一下，彬彬有礼地说：

“喂，亲爱的客人们！我代表我们的居民和集体农庄的领导欢迎你们……”

他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讷讷起来。他的脸上现出狡猾的表情，就如同他往常与道歉的同村人谈话时的表情一样。